

——[法]菲利普·加尔比著
黄荭译



谁来赴晚宴

L'invitation à dîn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法」菲利普·加尔比著
黄荭译

谁来赴晚宴

L'invitation à dîn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谁来赴晚宴 / (法) 加尔比著 ; 黄荭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729-747-5

I. ①谁… II. ①加… ②黄… III. ①故事—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744号

L'invitation à dîner: Et autres récits venimeux

© Editions Gutenberg 2008

Published with arrangement by Garance SU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by Phoenix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379号

书 名 谁来赴晚宴

著 者 (法) 菲利普·加尔比

译 者 黄 荭

责任编辑 华 艳

设计制作 
TEL: 131469337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北路红华大院内)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67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47-5

定 价 1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你很少做梦，因为梦是背离伦常的，但你有一份可怕的、喜欢作乐的天赋。

这份天赋沉睡在你的内心。你可以这样去唤醒它：在城里游荡，随意地走街串巷，不假思索；突然，你走在他或她的身后，你在他不被对方觉察的情形下跟踪他 / 她；你盯着他 / 她的脖子，后脑勺下面的那块地方。你有神奇的天赋可以看到他 / 她的过去。

他，或她，并非无可指责。

并非所有的罪恶都是血腥的。如果你把你所看到一切说出来，他 / 她或许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的背叛、外遇、仇恨、偷盗、谋杀、勒索……简言之，否认他 / 她想掩盖的过去。

能看到坏人们的过去并不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天赋。大多数人都更愿意拥有诸如能在空中飞翔、能随心所欲地隐身，或者在爱情的春药里醉生梦死的天赋。

但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天赋。

你想伸张正义吗？你想用那把一直放在你口袋里的螺丝刀在那个脖子上戳上几下？那就会是另一个故事了。

你不知疲倦地在城里走着。但你也不反对去乡村的街巷、滑雪道、寂寥的小路上（在遇到人之前）走走。或许你更喜欢乡间清新却充满罪恶的空气。

并非所有的罪恶都是血腥的，但螺丝刀让你手痒痒的。那么，请你先闭上眼睛，把你所看到的一切告诉我们，让我们来作评判。

目录

谁来赴晚宴？	001
人们不会把尸体翻出来重温	007
圣巴希尔勒沃的“清阁会”	014
伯努瓦唯一的朋友	020
我看着她沉睡	026
表妹是如何变成电影迷的	031
梦寐以求的机会	036
熊之魂	041
儿子马尔库爱妈妈	047
猎头人	053
霜染的鬓角	058
我的褥子归我睡	064
十五年的投资	068
人生如牌戏	073
后院	078

我们相连的花园	081
慈善家的孙子	088
总不能全怪我吧!	094
作家夫人	099
我们关系的新状况	105
形影不离的朋友	109
红娘	114
她的日子比别人过得慢	119
永恒的录音	124
匿名信	129
我的朋友纪尧姆	135
暹罗猫	140
有人请我出庭作证	146
兄弟菜谱	150
一对情侣的画像	155
回执	160
和平的代价	164
里沃利大街上的吐痰女	168
夏维尔家黑色和粉色的故事	173
明信片	178
广播节目将停播	182

谁来赴晚宴？

恶是存在的，不做善男信女就能知道这一点。

就举奥古斯塔夫人的例子吧。首先，这是个没有故事的女人，快五十了，长相普通；既不算和蔼，也不算讨人厌；或许有时急于做成一桩生意，但从不会过分地利用顾客的偶尔失意大赚昧心钱。

但人是会变的。

一直以来，奥古斯塔夫人都在经营书的买卖。她没有店铺，只是通过印发书单和邮购来卖书：古籍、初版和善本，一些珍本收藏家们热衷的玩意儿。她常常在心里琢磨那些珍本收藏家们会不会冒着把书弄坏的危险去阅读他们所购买的那些“宝”书。

她的书单以平实和丰富的点评见长：“小开本，硬皮精

装，斑点切口，镀金书脊……”对普通人而言，这样的点评毫无意义；相反，对业内人士而言却是喜闻乐见。

如果想靠古籍的买卖谋生，就必须低价买进：奥古斯塔夫人经常光顾拍卖场所和旧货行。有一阵子，她还去翻过垃圾——人们有时扔掉的可是宝贝！

有时人们也会主动找她：

“我要出让我叔公的藏书，您感兴趣吗？”

“我要搬家了，我得盘空点东西——您感兴趣吗？”

她感兴趣。

但她会遴选、剔除；没必要弄一堆残边缺角的口袋本、普通版本、过时的畅销书。

一天，奥古斯塔夫人认识了一对年纪很大的老夫妻，住在一个僻远小村庄的一座凄凉的大房子里。没有子女，但并非没有继承人：几个他们从来不走动的表亲的子嗣，用斯塔埃尔夫人的话说，他们“没有文化、几乎是文盲”；用斯塔埃尔夫人的话说是些“毫无魅力、贪心的傻瓜”。

在他们住所的隐匿处，斯塔埃尔夫妇拥有一个珍贵的藏书室；他们决定把它出让。

奥古斯塔夫人很高兴他们急于出售：对买家而言，一个

着急的顾客永远都是做成一桩好买卖的保证。

她把藏书室里的书一卷卷登记造册并作了估价。她用平和的语调宣布，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半小牛皮封绿边，书脊新……封面旧……印木纹软羊皮封……”

带着有点麻木的感情，斯塔利埃夫人抚摸着每本即将永远失去的书。目光游离，斯塔利埃先生只是摇了摇头。

“……铅字水印纸……编织丝带书签……”

奥古斯塔夫人最终意识到了。她本应该在她到达这所阴暗的房子时就明白的：斯塔利埃夫妇正在失去视力。一年后，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肯定会双目失明。

很快，她也从两位顾客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当然，他们原本也可以留着他们的藏书。但是“有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把藏书卖掉：怕被继承人糟蹋了”，他们说了好几次。事实上，他们卖书也是因为他们缺钱。

奥古斯塔夫人没有同情他们的命运，相反：她把头脑里作出的估价压低了三分之二。为什么不做一桩上好的买卖，而只满足于做一桩好买卖呢？

斯塔利埃夫妇对低廉的出价感到失望和痛心。但是奥古斯塔夫人叹息道：“瞧瞧这个切口……破损得厉害！……说到

底，对不起，你们已经看不清楚了！顾客杀价可是很厉害的……如果杀得太多，这些书可能就要留在我手上卖不出去了。”

最终拍板成交。

离开前，走到门口的时候，奥古斯塔夫人握了握老人的手，打趣地建议他们：“用我留给你们的钱，你们可以给自己买几条导盲犬！”此言一出，惊愕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斯塔埃尔先生轻咳了几声，恢复了镇定，回答说：“我们会考虑的……”

一年后，奥古斯塔夫人回到了斯塔埃尔夫妇家。他们打电话邀请她来赴晚宴。一个奇怪的晚宴，他们特意说明。瞎了以后，他们想出一个主意，让他们的朋友和熟人分享几小时的盲人体验。他们要组织一个“黑暗中的晚宴”：在完全的黑暗中，宾客们将互相猜测对方是谁，盘子和餐具在哪儿。“在巴黎的一家餐馆也有这样的服务，”斯塔埃尔夫人补充道，“一家由盲人负责上菜的餐馆。在我们家，您可以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感官体验！我们晚上八点等您来。”

到了那天晚上，奥夫斯塔夫人把车停在淹没在夜色中的斯塔埃尔夫妇家门口。

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声犬吠。难道他们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而导盲犬对盲人而言，还是很有用的。

她按了门铃，没有回音，她进门，摸索着想开灯。白费劲。斯塔埃尔夫人已经事先说过了，不会有任何灯光。禁止使用打火机、手电筒、荧光表、手机。

她摸索着，进了那个要举行晚宴的客厅。她坐下来，摸到一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餐刀、一把叉子……她等着，心跳得厉害。是的，置身黑暗之中实在是很可怕。

在她身后，一扇门打开了。

“斯塔埃尔先生？”女书商问，“是我，奥古斯塔夫人！我已经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坐好了。我们是在这里晚餐吗？”

“晚宴将在这里举行，的确。”斯塔埃尔夫人的声音说道，“是的，先生们的晚宴将在这里举行……”

“先生们……？”

“我们的狗！训练了一年的狗！”

“啊，你们的导盲犬！”

“导盲犬？”斯塔埃尔先生冷笑着说，“它们，也能算导盲犬？”

晚宴如约举行。

或许稍嫌喧闹。

先是眼睛被咬了，然后是浑身被撕烂了，奥古斯塔夫人成了斯塔埃尔夫妇同伴们的盘中餐，这两个同伴就是用出让藏书得到的钱买的：一条罗威纳犬、一条斗牛犬，已经饿了一个星期，饥肠辘辘，怒火中烧。

人们不会把尸体翻出来重温

高山上危机四伏，但人们常常忘记。

女人从来都不会把警告放在心上。

我的弟媳妇现在已经不能站在这里向你们证实这一点了。

那是1月1日，晚饭后，在滑雪道脚下的一家山居木屋里。昨晚，我们遵守了圣西尔维斯特节^[1]的所有传统。现在，不用再去想年夜饭、缠着缎带的礼物、午夜十二点钟敲响时互致的祝酒词了。那么，在新年的头一天，晚上八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已经在滑雪道上累了一下午，已经吃了一周油腻的饭菜，夜色早已降临，我们还得在这个并不比另一

[1] 圣西尔维斯特节 (La Saint-Sylvestre) 即 12 月 31 日、元旦（新年）前夜的节日。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个滑雪场更引人入胜的地方待上两天。不管怎么说，待客之道就是要确保让屋檐下的所有宾客都开心，壁炉里的火一直都旺着。一种简单的、集体的快乐应该看起来就像每个人脚边的汤壶一样，暖暖的。

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我知道。

那个1月1日，晚会伊始，有人建议大家“玩一个游戏”。显然这个建议很孩子气，但谁也没有不乐意。“玩什么游戏呢？”所有的游戏，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时下流行的，都被一一提及。但哪一个游戏都没有得到七名宾客中半数的赞同（我也在七人当中）。既然不能玩“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游戏”，那么为什么不“出去逛逛”呢？可是外面又开始下雪了，而且我们也都累坏了。

最终还是“玩一个游戏”的建议占了上风。

我建议玩超现实主义爱好者爱的“美妙的尸体”的文字游戏。或许有好几种不同的玩法，尽管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教父对规则向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我有我的玩法，我可以让大家同意这个玩法。自从中学毕业后，我就几乎没再玩过这个游戏了。那真是曾经的美好时光，条件是碰到一个乏味或者严厉的老师上课，我的同谋和我都憋住让我们

身子颤动不已的疯笑。显然，我并没有打算这个1月1日，我能玩得和过去一样开心，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区，在这间飘散着淡淡的 Tartiflette^[1] 味道的餐厅，面对几个有点闷的四十几岁的中年人——其中有我的弟媳妇阿丽娜和我的弟弟阿兰。“阿兰和阿丽娜”，一对活宝。

不，在我看来，大声爆笑出来就已经算不上是真正的笑了。

好了，让我们先忘掉中学吧！

游戏“美妙的尸体”：每个人在一张纸上挨个儿竖着写一排主语；把纸折好不要让邻座看到你写的内容；把纸传给下一位，每个人都竖着写下一排动词。再把纸传给下一位，每个人都写一排宾语；接着传，加上一排地点状语，然后是时间状语。最后可以加上一个寓意。然后，在一群既定的观众面前，摊开纸……大声读出来。

这天晚上，果不其然，我们得到了一些离奇、愚蠢、

[1] Tartiflette 是一道法国萨瓦山区的特色菜，土豆洋葱肥肉丁乳酪焙，用的是一种当地的特产奶酪（Roblochon），属于山区营养很丰富、热量很高的菜肴。

淫秽、似是而非的句子，借着和土豆洋葱肥肉丁乳酪烙一起下肚的白葡萄酒的醉意，大家都笑得很起劲，尽管当时我可怜的弟弟已经病入膏肓，他在三个月后冰雪消融的时节去世了。

确切地说，1月1日的晚会非常愉快；在那一刻，所有人——除了我——都不知道第二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主语的那一列免不了会有聚在这里的宾客、大家共同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活宝们的名字。动词有时候很粗俗，有时候很搞笑，有时候很中性，但宾语——也可以是一个人名——会把它变得很匪夷所思。我不记得那天写在随意展开的纸上最有趣的几句话是什么了，因为说到底，如果说给没经历过这个爆笑晚会的人听，肯定不会引起共鸣。

不对！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句子：“阿丽娜（总是我的弟媳妇）在骆驼上吞下一双滑雪橇一边在一根晾衣绳上吐出一只狼狗。”啊！啊！……多年后回想起来……阿丽娜当时还喃喃自语道：“在我这种情况下，我倒更想吃点草莓。”或是诸如此类的一句话，这证实了昨晚我可怜的弟弟在圣诞树下和我拥抱时悄悄跟我说的事：“下一顿年夜饭，我将不能和你们一起，不过新人替旧人……”

阿兰并不是讨厌老一套的规矩，但是既然知道了他得的